

小說 第三名 吳易珊

筆名/易子珊

個人簡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班一年級

1996年生，目前就讀臺大臺灣文學研究所，曾獲POPO華文創作大賞愛情小說組首獎。

---

## 《微波咖哩》

### 第八場

阿四在金馬獎紅毯上漫步時，我坐在電腦螢幕前，吃便利商店最貴的咖哩飯。這故事若沒有講好，只會變成單純的嫉妒，所以我必須從更早的時間點，開始闡述，例如，我們是從何時開始分頭，例如，我為什麼選了最貴的咖哩飯。

在便利商店吐出微涼冷風的便當櫃前，我來回走踱步了五個迴圈，下午四點快五點鐘，照著社會常規運轉的人們，除了我之外的人們，都還不餓，於是我享有特權，難得可以在他們之前做選擇。丸龜胡麻嫩雞冷烏龍麵、日式蕎麥風味麵，對了對了，阿四告訴過我，在日本的拉麵店可以抽煙，「一口拉麵，一口菸，真是爽快啊」，他這樣說的時候，我們盤腿坐在不到八坪的小房間裡，聽著隔壁傳來的狗叫聲，膝蓋碰著膝蓋，圍成一個偶爾有縫的圈，以菸灰缸為圓心，「那是我體驗過最好的感覺」，他敘述起日本旅遊的回憶，我沒多說話，他根本就不喜歡吃飯。胡麻沾麵、滷味雙拼，站在便利商店冰櫃前的我，感到索然無味，散發出一股純正魯味的人，是我才對。而我當時也是真的覺得無所謂，反正這個維繫我們姿態平衡的菸灰缸，也是上一個人留下來的，我不介意來來去去，即使走了，最後也都會留下些什麼。

「才聊不到一小時，這個碟子就裝滿了。」阿四站起來，把菸灰缸托在手心，在雜物中找到台北市的深藍色垃圾袋，菸灰缸的一寸也不差地，就是他手心的大小，那是當然的，即使現在不願承認，那菸灰缸仍是為阿四買的。丟完菸蒂、灑出點菸灰到磁磚地板上後，阿四順勢躺上我的大腿，但只是專注地玩玩菸灰缸，說他很中意。看著一動也不動的阿四，察覺他進入另一個與我無關的思路，我伸手揉捏他蓬鬆的頭髮，有點硬，對折的時候會有股柔韌彈力抵禦。

從平頭到過肩長髮，再到當兵前的平頭，以及好幾年後直播畫面中，好像

綁了好幾個小時才綁好的馬尾，阿四總是變化得好快且坦率，不停地以髮型表示心理狀態。螢幕上的他比以前圓潤了些，黑眼圈變成去不掉的刺青，但已經可以在短短幾分鐘的受訪內，向世界宣示放在片中的價值觀。

「謝謝你，希望你能抱回最佳新導演的獎座。」主持人用力眨眼，若鏡頭再特寫一點，我就能期待看到站在一旁的阿四，緊張滲出的額角汗水，但鏡頭始終定在安全的中景，阿四和主持人站在畫面中間，僅佔了五分之一的面積，把手機握緊些，大拇指就擋住你們了。可是我沒有這樣做，耐心等待著阿四，在簡短訪問後微舉右手致意，其他人都以為這是一般的問候手勢，只有我知道，他在等待一個充滿肯定的擊掌，這個等待落空了，沒關係，從今以後屬於他的觀眾，會用自己的雙掌讓他知道的吧。阿四的手除了變得厚實外，沒有其他改變，現在孤懸在螢幕中央，變成一個指頭大小的點。變的是，我不再渴望與阿四擊掌，只想拿起和他掌心一樣大的菸灰缸，先抬起左腳再以右手穿刺空氣，狠狠地往他的腦袋拋；同樣沒有改變的是，我無法穩穩抓住它。

## 第一場

留意阿四的手心大小，也是因為菸。在我們還會脫口而出夢想兩字的時候，作為場記的我，和作為導演的阿四，年紀輕輕並理所當然地一起拍一支爛片，劇本是這幾個大學同學一起寫的，人人有責，把打工三個月賺到的錢都投進製作費，就是最好的負責。我的菸盒完全被阿四的手包容，變得像裝在機車上的手機架，他的手就像為了包裹著屬於我之物，而存在於那一瞬間。

「這樣看起來，好像裝在機車上，放手機的架子喔，我的手。」阿四說。

無語的瞬間逝去後，副導喊聲現場準備，Sound！Speak！Camera！Rolling！我們繼續推著這部爛片的時間軸前進，試圖追上永遠追不上的時間表。不行了，演員的體力已經透支了，製片說；說是演員，其實也只是同學而已啊，阿四說。一連串與我不直接相關的情緒化爭辯，留下我們倆，呆坐在深夜的便利商店前。

「現在的素材，能勉強剪出原本的故事結構，但我覺得最後一場可以複製到開頭，觀眾比較不會覺得後繼無力，反而會前後呼應。」我說。

「這是最貴的喔，等下分我吃。」阿四不回應，遞給我剛微波好的咖哩

飯，我們坐在便利商店外的台階上，看著來來往往、年紀不一的路人，心想這些人為什麼願意活下去。

水泥製的台階上沾有砂礫，坐了這一次之後，阿四就再也沒問我，他可不可以坐這裡、可不可以待在這裡。

「即使剛剛拍了一堆屎，從小到大拍的片都沒人喜歡，我啊，還是覺得，自己有一天會得金馬獎，我就是知道，所以，你也會成為金馬場記。」阿四躺在便利商店門口，頭頂著自動門，大夜班店員看了我們一眼，就將視線移回打橫的手機屏幕，決定不在我們身上浪費力氣。哈啾，躺在門口的地毯上，那地毯果然讓阿四過敏，他垂下來一條鼻水，幾乎要落回自己的口中，我拿出稍早在片場撿到的小包衛生紙，我急忙抽出一張面紙往他的鼻頭拍去，而他似乎早有對策，用手肘撐起自己、將自己抬升到與我視線平行的高度。

怎麼樣？阿四沒發出聲音地說。

我沒有回應。

阿四就這樣用略略沾有鼻水的嘴唇，貼了上來，我的人中就這樣體驗了一場濕潤。

「最後一場可以複製到開頭。」他說。

噁心死了，我沒有說，因為忙著竊喜。

阿四早就知道所有的事情，在我知道之前，在事情真的發生之前。那天之後阿四所有作品的結局，都寫在開頭之前，包括我，所有的開頭就是結尾。他早就知道我會在今天，選擇那天晚上吃到的咖哩飯。

「我也想成為金馬導演。」我說，這是第一次接吻後，最不浪漫的發言。

「那我就在坎城等你。」阿四回應，而我們一致認同，這段對話有天可以被寫進劇本，放在開頭或結尾，放在中間是最俗的決定。

阿四，鞋底接觸到紅毯的瞬間，究竟是怎麼樣的感覺？是被一片柔軟包裹著、像是踩在電影院地毯上呢？還是堅硬且冰冷，感受到地板像你內心的聲音那樣，一陣一陣地，將你否定？

## 第二場

Sound ! Speak ! Camera ! Rolling ! 導演導演，剛剛那顆 NG 嗎？導演導演，這個櫃子有點歪了，妳覺得在鏡頭裡明顯嗎？導演導演，女主角的妝脫了，我要補一下。OK，副導我們進下一場戲，讓演員補妝，櫃子沒關係。

走下樓，我躺上屋外的人行道，太過壅塞的思緒緩緩從腦中流出，滴進紅磚路的縫隙間，也沒有撿回來的必要。先前排練過的走位和對白，在今天完全派不上用場，時間不夠，錢不夠，所有我們想要的，永遠都不夠。退無可退，起身將頭埋進膝蓋中間，我算著超額的開銷，想著為了拍我的畢業作，阿四犧牲了什麼，也想著，自己不該這麼在意阿四。

「阿四，你的手是不是開始抖了？」我問躺在身邊的他。

「妳必須接受，有幾顆鏡頭今天就是拍不好。」他說，我知道他是累了。

幫忙打燈的學弟叫走阿四，阿四再度扛起約一打瓶裝水重的攝影機，這邊看看，那邊瞧瞧地，試圖找一個最好的角度。數不清是第幾次，和阿四一起毫不間斷地連續拍個三天，白天的光要把握，夜晚的街景也要和太陽競走，連晝夜顛倒都撐不上，二十幾歲的我們突然不需睡眠，雖然我很想就此睡去，再也不用醒來，阿四卻總是能早我一步，從地板跳起來。快點啊，喜歡睡覺的人，沒辦法當金馬獎導演啊；沒辦法當金馬獎導演啊，阿四總這樣說，當他打電話吵醒我，要我清醒地聽他答應當這支作品的攝影師，當他拿紅筆劃掉我寫的台詞，當他說最近和哪個女孩子睡了、從哪裡開始愛撫，當他開始若有似無的挑逗，當他當他，存在於我腦海中的任何時候。沒辦法當金馬獎導演嗎？不是，只是不能成為阿四期待的模樣罷了。

「快來啊，這樣沒辦法得金馬獎喔。」大略決定好攝影機位置的阿四，拿出學弟口袋裡的菸抽，猝不及防。

夏天晚上從地板捲上來的風，推著我，往阿四的反方向推去，但我硬是拒絕。風撩起我的所有髮絲，阿四的頭髮遮眼他的雙眼，但我們仍遙遙相望，模仿著下一秒就要拔槍的敵人，模仿著期待接觸擁抱的愛人，雖然我們依舊只是我們。我一定會被阿四毀掉，在一切明顯得開始之前，終場的預告早已播出。

「好。」我對阿四說。

### 第三場

阿四輕撫我的臉頰，在一片黑暗中，先是眉毛，再是鼻樑，順著骨架向下摸去，而我只是靜靜地躺著，在意我身體另一側同學的動靜。記憶中的三合院，不分晝夜地總是被自然包圍，我們頭上的窗戶座望後院，還有零星的劇組成員在那裡開會。就連阿四也需要猶豫，改變手的動線，沿著臉的曲線往上，開始揉捏我的耳朵，像是要把他對我說的每句話，都裹進耳骨內。

窗外的聲音漸漸 fade out，聲音或許是真的轉小，亦或僅是因為，阿四開始舔舐我的耳朵。若不是他，我不會這麼清楚地聽見，他口中傳來若有似無的流動聲，我聽見了他全身器官運作的聲響，同時以肌膚承接他滾燙的鼻息，除了他本能推動的各式生理反應外，我感覺不到其他。我睜開雙眼，已經是阿四在各個地方貼上嘴唇，在所有衣著未覆蓋處留下氣息，是聽覺已經完全退場，剩下觸覺的時候了。

他拉起我的手，作為邀約，輕輕地將它擺在膨漲的陰莖上，我並未回應，維持手被放上去時的姿勢，僵持不下，我手底的它不時跳動，央求著。

「我去裝水。」

我走出沒有上鎖的房間，回望若無其事、躺在床上的阿四，想像自己剛才躺在床上的形狀。因為渴望他好好地吻我，沒有鼻水也不急著什麼地吻我，專心地親吻我，而哭了出來。

我看著大腿上的布料，一滴一滴地變成深色，一次又一次地。想著阿四如何描述其他人的嬌喘，我替他感到噁心，最後裝好的那一壺水，也灑了滿地。

### 第四場

順著阿四的意見修改後，我的畢業製作獲得好評，甚至入圍了臺北電影節。我上臺領獎的時候，礙於情面還是感謝了阿四，儘管我寧願不得這個獎，也想要真正屬於自己的作品，看著他在臺下比讚，我差點吐在臺上。閃光燈噁

噤喳喳地對著我閃，新買的黑色洋裝有些裸露，我好像要被吃掉了每一寸肌膚，臺下的紅色座椅，在眼中顯得血腥。

主持人說，這部片相當出色地呈現女性意識的覺醒，問我發想劇本的契機，我隨便說了些女人在片場會遇到的不平等待遇，以及沒完沒了、來自各方的輕視，不敢說出，其實我的意識早就被阿四襲奪，我會是片中角色最討厭的那種女人。

我知道，都是我性格軟弱的緣故，才會把自己推到這個臺上。我拒絕了慶功宴，僅因此刻我只想吃便利商店的微波咖哩。我的世界已經被阿四滲透個沒完，早餐荷包蛋加番茄醬、抽菸前要拍一拍菸盒、下機車時要小心地從右邊下車，阿四的習慣已經變成我的習慣，我變成阿四的次等品。我的聲音是阿四沒說的話，我的髮梢是阿四未來長出的頭髮，我的臉皮是阿四即將抖落的結痂，我是阿四意志的執行者，都是我性格軟弱的緣故。

微波爐內的咖哩，優雅地旋轉著，微波爐卻發出粗暴的聲音。原來咖哩是被這樣粗魯的方式加熱，即便它被最熱烈的光照耀著，我默默在心底寫筆記。旋轉，旋轉，再旋轉著，微波是為了，讓咖哩從這個世界上完全消失，它跳著如此殘酷的舞蹈，微波是為了讓它失去自己。

在我盯著咖哩猛瞧時，身邊的阿四埋怨，要是這部片是他導的就好了，但我導會比較有優勢，因為我是女人。我僅是笑笑，或許是穿得太單薄，七月的風對我來說好寒冷，皮脂都要被風吹落。

我們一如往常，坐在便利商店門口聊天，聊之後該何去何從，阿四弄了個證明，確定可以逃過兵役，我則說，既然被肯定了，那就想繼續拍下去，想要拍真正屬於自己的作品。我們倆又走進商店買了啤酒慶祝，阿四上下搖晃啤酒罐，再毫不猶豫地打開它，讓啤酒濺濕我新買的昂貴洋裝，說是為我拉開禮砲，並且說，因為我得了獎的緣故，他不會和我在一起了。

## 第五場

我不喜歡在故事的高潮後，就草草帶過各個角色的後續，對我來說，他們是真的存在的生命，可是關於我自己，則是帶過得越簡潔越好，反正是沒什麼意義的生命。

阿四回訊息的速度越來越慢，我試著自己寫劇本，但少了與他的討論後，自覺越寫越爛。「河川襲奪是一個地理學上的名詞，指在河流發育的過程中，相鄰的兩條河由於側蝕或向源侵蝕的關係，『低位河』越過分水嶺搶奪『高位河』上游集水區的現象，簡稱襲奪」，維基百科這樣說，每一段話都彷彿一個隱喻，我就是被襲奪的斷頭河。

我躺在床上，想著或許我再也無法寫出個什麼、拍出個什麼，因為我的水源已經被阿四襲奪，但可恨的是，即便如此我還是想念阿四，或許不過是種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又稱為人質情結、人質症候群，是一種心理學現象，是指受害者對於加害者產生情感，同情加害者、認同加害者的某些觀點和想法，甚至反過來幫助加害者的一種情結。這些情感被認為是不理性的、濫用同理心」，維基百科也這樣教訓我。

我打電話給阿四，哭著咆哮，對他說，我再也不想拍片了，我不會再拍片了。阿四帶著另一個人的氣息，飛馳過來擁抱我，要我不要害怕，說我有和他不一樣的才華，也有著讓他害怕的才能，說創作本該是寂寞的事情，要我放下恐懼。阿四沒說出來的事情，我們兩人都知道，他講的那些恐慌，我都沒有，我僅是不想阿四離開我，我貼著他的身軀，把好幾年累積下來的孤獨感化為哭泣，阿四輕拍我的頭，什麼話都沒說。

用呈上貢品的方式，我遞出一把鑰匙，象徵他隨時可以來、隨時可以打開，他把它好好地放在包包的小內袋裡，好好地放著，就只是好好地放著，他根本就不想將我打開，只想包裝。

那天晚上，阿四和我睡在同一張床上，我偷偷搓揉他的頭髮，吸著他吐出來的鼻息，被二氧化碳弄昏了頭，被阿四弄昏了頭。他的左手枕在我的頭下，我聽得見血液竄過的聲音，感受到自己正愛著一個同樣活著的人，我暫時心滿意足地睡去，當他把手臂抽開離去，我也假裝自己已陷入昏迷般的睡眠。

聽完他機車遠離的聲音，我起身點一支菸，決定這要是最後一支。出門散步，沿著乾枯的河流走，麻雀小跳步在河底的圓石，我拆開沒微波的咖哩，挖了一小匙飯，試圖與牠們互動但徒勞無功，牠們嘰嘰喳喳，好像曾看過的閃光燈。

暫時拋下飯盒，我也在河邊小跳步，任河岸蘆草刺癢我的雙足，任清晨的氣溫刮痛我的皮膚，路過的人詫異地看我，我毫不在意，在河邊旋轉著，這是我喜歡的意識流鏡頭，不是阿四喜歡的。

我決定要離開這裡，離開阿四，說是這樣說，但我明白，他也不會再來了，他已自認為仁至義盡，即將在另個人身上，按下播放鍵。而我獨自一人，在天剛亮的時候旋轉著，吃著冰冷的咖哩，宛若暫時借來新生。

## 第六場

拿到第一張正式員工證後，我終究和阿四斷了聯絡。我的大學生活，最終得到一個硬碟的數位垃圾，和床底嚇人的空酒罐，一個不曾乾淨過的菸灰缸，與不管打掃幾次，都會掃到的菸灰。

到職一個月後，某個同事告訴我，他看過我的得獎作品和作業，以為我會繼續拍下去。我問他為什麼，他說我的好幾部片都在談同個主題，且有越談越釐清、越有新意的趨勢，不過第一部作品也很有趣，雖然關於扭曲的心智，攝影傳達給觀眾的語言卻很純情。我回到過去的迴圈，變得很想跟阿四分享，他拍的鏡頭竟然得到這種評價，打開他的臉書，發現他人在日本。

「一口拉麵，一口菸，真是爽快啊。」剛回台的阿四，馬上就來見我。

必須解決什麼、需要把什麼講開嗎？阿四表面上不煩惱這個，忙著拋擲幾個瑣碎的問題給我，若我回答得太簡略，他就會插入日本旅遊心得。我要上飛機了，回台灣後，我會馬上去見你，幾小時前他在通訊軟體預告。我躺在床上，google「馬上」到底是多快，網路字典的例句，引用了老舍的《黑白李》：「老四也不催我，顯然他說的是長久之計，不是馬上要干什么。」不是馬上要幹什麼；這句話對我來說有所隱喻，使我刻意誤讀——若不是馬上的話，能夠幹什麼嗎？馬上的話，就能幹什麼了嗎？

「才聊不到一小時，這個碟子就裝滿了。」

當完兵終於能留長頭髮的阿四，以和過往不同的身體出現，且努力地告訴我，裝在裡面的還是同一個靈魂，於是我便不和他坦承，其實我早就不抽菸了，也不願直白地說，看他又坐回我房間地板，也是我體驗過最好的感覺。把



玩他蜷曲的髮絲，聽他聊正在籌備的作品，並極力否認，畢業後我又睡了幾個長得像他的男人。聊到凌晨，我們又坐在便利商店門口，吃一份最高級的微波咖哩。

確認他酒精完全退去後，送他跨上機車，不問置物箱裡另一頂通常是誰戴。發動引擎，加速離我遠去的速度，深夜的馬路上只有他疾行，沒有別的景物使我分心。

## 第七場

因為阿四的關係，我又開始抽菸了。開始找下一份工作的我，被面試官問到截至目前最後悔的事情，我心想是沒有真的跟阿四睡過，然後說是某次向業主提案時出了青澀的錯。

阿四認為我之所以換工作，是因為我心底還有拍片慾望的緣故，每天跟著鄰居的狗一起吠，要我跟他回片場。他在我床上半裸著，質疑我對自己不夠坦率，賭著氣，我貼上他的嘴唇讓他閉嘴，這是我第一次主動吻他。

阿四身上有我匱乏的東西，我試著在抓住在他體內流動的那個什麼，指甲在他背上刮出皮屑粉末，他試著把我翻到身下，我抗拒著，用力捶打他，繼續跨坐在他的身上，他則是用比較有禮貌的方式打我巴掌。在身體變熱的時候，我才明白原來自己這麼恨他，更恨自己如此想成為他。

次次喘息都被我預期，這副情景我早在腦中預習，阿四扯掉我衣服的動作，跟我想像的一模一樣。這場戲，我們各自寫了一段劇本，卻連對白的標點符號都分毫不差，動作執行得行雲流水，一次到位，大概是臺灣今年演得最順利的一場武戲。

「妳果然很愛我嘛。」阿四說。

「你去死啦。」真有那麼一秒，我猶豫要不要殺了他。

阿四並沒有為我注入，所缺少的那一塊，做完之後我才明白，我的洞從來都是阿四挖出來的。我在愛上電影的同時愛上阿四，也在愛上阿四的時候，明白自己既沒有才華，也沒有愛人的才華。

## 第九場

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  
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不要  
得。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  
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不要  
得。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  
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

「恭喜你，剛結完婚又入圍金馬獎，真的是喜上加喜。」記者對阿四說。

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  
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不要  
得。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  
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不要  
得。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  
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

金馬獎時程進入中後半，主持人已經訪問過我和阿四都喜歡的導演，串場  
時間已經結束。金馬獎主題曲奏下，頒獎人梳著和雜誌訪談照完全不同的形  
象，穿著乘載身體但太過沉重的西裝，我和阿四一起看過他的三部電影。

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  
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不要  
得。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  
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不要  
得。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  
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

最佳新導演，入圍的有——螢幕上出現作品名稱、片段與入圍者名字，阿  
四真的在螢幕上。我蓋上筆電，把吃不完的咖哩拿去廚房倒掉，我一個人吃總  
是吃不完。打開水龍頭，試著加快水槽中咖哩醬的離開，放在水槽旁的手機螢  
幕，被噴了幾滴觸底反彈的水珠，恰好亮起，是大學同學捎來連結，我點開影  
片。

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  
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不要  
得。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  
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不要  
得。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  
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

打開水龍頭，用力地用菜瓜布在水槽刮出刻痕，想要完全去除咖哩的痕  
跡。

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  
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不要  
得。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  
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不要  
得。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  
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不要得。

放在流理台，盛滿洗碗精的空咖哩盒，重重地落地，水灑了滿地。

「謝謝，我想告訴一個在我生命中很重要的人，這個世界是不會改變的，  
妳也不會改變的，不要忘記最初的妳。」

阿四，你去死啦。

Sound ! Speak ! Camera ! Rolling !

這部電影開始拍攝，導演和劇本都準備好了，即便最後一場戲，總被放在  
開頭。